

夏从蝉声来



□林金石

也许,最先感知夏的来临,应该是蝉吧!

谷雨刚过,蝉似乎已经等不及了,它们有的俏立枝头,有的低伏草丛,有的干脆明目张胆地就栖在你家门前那棵大槐树粗干上,先是试探性地轻轻啼鸣一两声,就好像是刚学琴的孩童,先来个试音,缓和下情绪,调整下姿势,稳定下心态。接着便开始投入到自己的深情表演之中。于是,刹那间,它们便扯开了嗓子——“知了”“知了”地叫开了。那声音时而急促高亢,时而缓慢低沉,时而齐声合唱,时而单独演奏,无论是音色还是音调,无论是和声还是颤音,它们都能把握得精准有度,不愧为大自然最优秀的演奏家。

临窗听蝉鸣,我在想,那是一只怎样的蝉呢?是从秦朝时期穿越时空而来的“熊蝉”吗?那么它一定见过雄才大略威风凛凛的秦皇嬴政的风采吧!他大手一挥,六国并一,书同文,车同轨,为华夏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。是从《诗经》里飞出来的绿草蝉吗?“四月秀麦,五月鸣蜩。”“螽首蛾眉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”难怪如此婀娜秀丽,苗条动人,色彩鲜艳,如诗如画!是骆宾王狱外嘶鸣的那只寒蝉吗?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侵。不堪玄鬓影,来对白头吟。露重飞难进,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。”难怪它叫得如此哀怨,哀怨又彷徨,彷徨又迷茫,但又充满了慈爱与同情。

又一个夏日的午后,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的,突然间天空就暗沉下来了,乌云如墨般翻滚聚集,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。狂风呼啸着席卷大地,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,枝叶在风中疯狂舞动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紧接着,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落,打在屋顶、地面上,溅起朵朵水

花。路上的行人惊慌失措,于是呼喊声、风声、雨声交织一片。雨水迅速汇聚成流,沿着路边的排水口汹涌而去,整个世界仿佛都被这狂风暴雨所笼罩,陷入一片混沌与喧嚣之中。

雨幕中,蝉鸣却并未停歇。它们像是一群无畏的战士,在这狂风暴雨的肆虐下,依旧执着地奏响着属于夏日的乐章。那声音透过密集的雨帘,虽被风雨削弱了几分,却依然坚定地传入耳中,仿佛在向这突如其来暴雨宣战。

静静地站在窗前,凝视着窗外这一片混乱而又充满力量的景象。雨水打湿了玻璃,模糊了视线,却无法模糊那萦绕在心头的蝉鸣——那稍纵即逝的春天,那无法挽留的生命,似乎都化作了一声嘶鸣——穿过雨幕,直直地刺进心底,让人听之,更平添几分愁绪,过往的遗憾、失落与无助如潮水般涌来,将心紧紧包裹。在这喧嚣又寂寥的氛围里,忧伤如细雨般弥漫,挥之不去,只觉满心皆是难以言说的落寞与怅惘。

设若是晴天,湛蓝的天空如澄澈的宝石,无垠而深邃,洁白的云朵似棉絮般漂浮,形态各异,时而如骏马奔腾,时而如绵羊漫步,时而如灵猴观海……阳光炽热而浓烈,毫无保留地倾洒而下,大地被笼罩在一片光明之中。树叶翠绿欲滴,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,仿佛每一片都蕴含着无尽的生机。微风轻拂,带来阵阵草木的清香,混合着泥土的气息。此时听蝉鸣,那清脆悠远的蝉声,每一声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又坚韧的故事,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,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洗礼,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使命,用生命歌唱着夏天的到来,让人听之不觉心旷神怡,宠辱偕忘。

文学家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如是说:“予尝求古仁人之心,或异二者之为,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……”然而,知易行难,真要达到此境界又谈何容易?多数人仍会在这一蝉声、风雨与晴空的变幻中,或喜或悲,被情绪所左右。但或许正是在这蝉声的起伏、风雨与晴空的交替间,才让我们更加明白: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,唯以平常心待之,方能在岁月流转中,守得内心安宁,不辜负这夏之盛景与生命的馈赠。

乡村绿韵

□左萃莲

夏,漫步于乡村的原野,新绿、翠绿、嫩绿、浅绿、深绿、青绿、葱绿、鲜绿、墨绿……一抹抹绿色如潮水般涌入人眼帘,肆意流淌,碧波荡漾间,勾勒出一幅幅诗情画意的景致。

大山之上,绿意盎然,毫无拘束地蔓延至山脚。每一棵大树都伸展着绿油油的枝叶,宛如华盖,每一株小草都挺立着绿茵茵的身躯,犹如绿色小卫士。山上的树林广阔无边,树冠相连,碧绿如云。风轻轻掠过,绿浪翻滚,绿韵在树梢间欢快跳跃。这绿色的大山,充满了生机与活力,那原本嶙峋的山石,在这绿色的映衬下,也似乎增添了几分柔情。仰望大山,它宛如一位身着华美绿旗袍的女子,眉眼间流露出无尽的清丽与妩媚,令人陶醉。

山脚下,成片的竹林随风摇曳,竹叶青翠欲滴,远远望去,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。竹子窈窕俊美,随着风儿的吹拂,发出悦耳的声音,宛如谁在吹奏着空灵悠远的乐曲。

山下的稻田里,深绿的秧苗茁壮成长,随风荡漾,绿波滚滚,发出噼噼的声响,这便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吧。地里,嫩绿的山芋藤与新绿的花生苗生机勃勃,翠绿的玉米迎风摆动,如果你静静地站在地头,聆听这自然的声音,你能感受到生命的拔节与成长。老农荷锄走向自家的田地,一条大黄狗在他身边欢快地跳跃着,为这绿色的画卷增添了一抹生动的色彩。

人家门前的梨树、枣树,都绿得鲜明,数不清的小梨子、小枣儿在绿叶间若隐若现,板栗树、柿子树,都绿得耀眼,小板栗、小柿子在绿叶中若隐若现,绿得迷人。还有各种树木,叶子都仿佛被水洗过一般,绿得发亮。人家门前的花儿,叶子绿如碧玉,花朵美若仙子,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菜园里,莴菜鲜绿欲滴,空心菜碧

绿丰满,辣椒青绿诱人,茄子墨绿沉稳,韭菜亮绿修长。那匍匐在地上的南瓜藤、冬瓜藤、西瓜藤,也尽情地展示着它们的绿意。更别说那盘桓在架子上的黄瓜、丝瓜、苦瓜了,在它们浓绿的藤蔓间,金黄的小花点缀其中,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灵动与韵味。

池塘里,荷叶舒展着碧绿的叶片,亭亭玉立,几朵红莲、白莲与世无争地绽放着。微风吹拂着绿荷的裙裾,那份飘逸与灵动幻化成一首动人的歌谣。有的水塘里覆盖着绿色的菱角菜,菱角菜肆意地挥洒着绿意,将水面遮得严严实实;有的水塘里漂着鲜绿的浮萍,穿着绿衣裳的青蛙在其间悠然自得地游戏着。

走进山村夏天的原野,目之所及,皆是绿色。山是绿的,水是绿的,田是绿的,地是绿的,连风似乎也被染上了绿色。原野洋溢着青春的活力,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。那清脆嘹亮的布谷声,给这绿色的田野带来了缕缕温馨与生机。

置身于这绿色的原野间,我宛如走进了一幅绿涛涌动的连绵画卷。我看到了草的力量,苗的努力,藤的执着,它们都活出了自己的风采与韵味。抬头看,天空仿佛也被这绿色所感染,变得一片碧绿。徜徉其间,恍惚中,我感觉自己就是一株翠色欲流的小草,完全融入了这片浓浓的绿意之中。

我喜欢春晚的舞蹈《只此青绿》。这是以北宋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为背景创作的,以其青绿的色彩、生动的舞姿和美丽的意象,展现了空灵缥缈的舞蹈意境。《只此青绿》如诗如画,令人如痴如醉。绿色,代表着“清新、希望、安全、平静、舒适、生命、和平、宁静、自然、环保、成长、生机、青春”,这些词汇,都是如此的美好与令人向往!



彩虹瀑布

新疆摄

烛火(外二首)

□吕达余

不消耗自身的不叫生命 不发出光亮的不叫生命 生命,同时照亮自己 and 他人 哪怕只有火光一星	这样的语汇 遗失已久
它和火炬不同 它不高举自己指引什么 它一直在矮化自己,燃烧的同时 它不点燃别的什么	贞女 贞女,不是身体不曾被玷污 而是心从未被占领 守身如玉而心旌摇动者,不是 心旌摇动而义正词严者,不是
玉碎 没有头颅将与玉碎 怎能完璧归赵? 玉碎,多壮美的词 可惜,我中原燕赵慷慨之士的口语 被东洋国用了	身体被胁迫或出不得已 可断不会就此认贼作夫 心是最不易拿出来的东西 除非你甘于与身一同献出

花如斯人——“中国好人”臧永侧记

□沈成武



“中国好人”臧永在“三公精舍”书架前。

得七零八落。飘飘然的我只依稀听他说了几遍三公山好,要我们去耍。

后来一次次去神佛岭,到“三公精舍”,上三公山,臧永脸上的笑容无以复加,灿灿灿烂,抛洒得到处都是,即便是雪中登三公山,亦觉春风习习扑面。去得多了,我发现他迎客必笑,且言必称三公山,笑与三公山话题成了他的标配。我相信他的笑声就是一支哨笛,笑声响起,便是在告诉三公山,来客啦。客来陪游,三公山是首选。说他对三公山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,不免有些夸张,但只要是在三公山任何一个犄角旮旯拍的照片,他都能说出具体的位置,这一点不夸张,他就是活脱脱的三公山代言人。

酒食待客,是自然之道,亦是隆重的礼遇。臧永交友甚广,教育界、文学界、艺术界,甚至村童乡媪,来者莫不奉为上宾;“三公精舍”雅集、畅游不断,往来之客如过江之鲫。好酒好菜,搭上动人的笑脸,客人莫不尽欢而散。我十数次前去,在他的老酒店里一次次微醺。若是掏钱,他立刻收了笑脸,要跟你翻脸。我想:长此以往,如何了得?若不是妻子经营饭店,以其微薄薪水,何谈养家糊口?是妻子

操劳着家务支撑起他的这些“形而上”。每每大厅落座,看着他妻子和善的目光与忙碌的身影,这“安徽省五好家庭”的美誉并非浪得虚名。

尽管如此,在春暖花开之际,借赏三公山杜鹃花之名,我们这些自觉“不胜其烦”的客人再次走进“三公精舍”。臧永笑呵呵地道,昨天还昏天黑地,你们来了,老天都不敢放肆。

三公山群峰绵延,黄龙谷有百年杜鹃王,蓬勃肆意;牛王山有杜鹃花海,如烟似霞;矾山有庐南十八景之双山映红。我们此行,因前几日狂风肆虐,这些赏花之处或绿多红黯,或片红不存。只有三公之巅,崖间坡上,花艳欲燃,蔚为壮观。故而他发出“雨骤风狂,奈三公何”的欢叫。三公杜鹃,着深红、粉红、橘红的舞裙,在一人来高的枝头曼舞,细看,可见媚眼婆娑,妙不可言。我们在花丛中穿梭、沉醉、拍照,臧永则静静地坐在山岩上,微笑着,看着我们。突然,他站起身来长啸一声,响彻行云。一时山鸣谷应,群芳摇曳。我吃了一惊,这是干吗呢?转视花枝,仿佛听懂了他这一声长啸,竟然有了灵性,作鼓

掌致谢状。这一刻,我确定他就是一株映山红。映山红既非亭亭净植、不枝不蔓,亦不以馨香悦人,在山崖峭壁间兀自怒放。如有些粗犷的他,不卑不亢,不为名所累,不为利所动。杜鹃映山红,源自春天的呼唤;他之于三公山、村里的孩子以及他关注的一切,源自大爱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他抄录的一段《菜根谭》名句:“居轩冕之中,不可无山林的气味;处林泉之下,须要怀廊庙的经纶。”他说,看山非山者,心也。久居神佛岭下,这份禅意与通达,使得他心中的世界多么宏大丰饶啊!

我与臧永因文相识,有点酒朋诗侣般惺惺相惜。我喜欢他的短而意深的文字,古意盎然,很有张岱之风。尤其是他陪朋友登三公山所写的文字。踏雪则:“岁在壬寅,正月十三,江南程君久约而至,直扑三公观雪。雪后轻雾,入山尤甚,山林雪厚。柏子洼泊车,徒步而行。鹿狮茶园为雪所覆,颇有气象。拾级而上,雪积愈厚,行虽艰难,众却愈欢。终至三公之巅,四望朦胧,如处仙境。”赏花则:“世人踏遍山川,以寻花海,艳则惊呼,寥则叹息。何哉?一花一世界,以自然草木为镜,励生命之蓬勃。然自然有道,时至则花团锦簇,风起则落英缤纷。姹紫嫣红,可慰人心,石间一朵,震撼灵魂,自然之于人心之道也。”这让我分不清楚他在说花还是说自己。

拟花于臧永,我还是有些胆怯。王尔德曾说:“第一个用花比喻女人的是天才,第二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庸才;第三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蠢才。”好在形容汉子如花的不多,但也还是有的。《旧唐书·杨再思传》有一段文字:张易之弟昌宗,以姿貌见宠幸。再思又谀之曰:“人言六郎面似莲花,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,而非六郎似莲花也。”我亦学舌之:花如斯人,而非斯人如花也。这算不算是谰词呢?

已吐出心底的话,身心俱爽,管臧永这厮怎么想?

一生痴绝处

□熊代厚

一份温润。坐在亭里望水,有妇人在洗衣,有男人在挑水。我们在河里挑水吃已是30多年前的事,现在没有一处河里的水可以直接吃,而西溪南,水可以直接挑回去吃。

河中漂着几只白鸭,悠闲地游着,身后拖出长长的涟漪。有的把嘴插进翅里,一动不动,像是在做一个美梦。

我踏着青石板向西,河面渐渐宽起来,有一水坝横在眼前,水从坝上跌落,形成一道小小的瀑布。坝下形成了一个湖,有一小岛,长着许多柳树,远看像一丛淡绿的烟雾。

我从石坝向村子深处走去,一条条深深浅浅的巷子,散着古朴与静谧。你漫行其中,每一条石径、每一个转角,似乎隐藏着不一样的风景,让人在静谧中感受惊喜,在古朴中品味古雅。

皖南古村都有古屋,但一些名气大的古村屋里,总是人头攒动,喧嚣热闹,红尘滚滚,你不入红尘也入红尘。而西溪南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,青砖墙长着深绿的苔痕,爬山虎正吐出新叶,嫩绿的卷须在砖缝间蜿蜒,给人一种宁静和古朴。

老屋阁是众多巷弄里最重要的存在,飞檐和翘角在蓝天下划出优美的弧线,门楣上的砖雕虽已风化,却依然能看出“渔樵耕读”的图案。

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,那些藏在砖雕木刻里的光阴,都在这个初春的早晨慢慢苏醒,化作一抹历史的微光照在心头。

偶尔遇见一扇半开的木门,从里面走出一位老人,不紧不慢地走着路,说着话,做着活。时光慢了下来,仿佛悠然间来到南山,在青石板路上的每一步,都成了与千年岁月的温柔对话。

一生痴绝处,当为西溪南。

这个让时光都放慢脚步的地方,是藏在皖南山水间的一首诗,在梦里也会吟咏。

